

张国荣

来自天堂的歌声

韩松落 陆宜 等 编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邓丽君

罗文

张雨生

黄家驹

陈百强

来自 天堂的歌声

韩松落 陆宜 等 编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来自天堂的歌声/韩松落 陆宜编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3.5
ISBN 7-80187-036-0

I. 来… II. ①韩…②陆… III. 歌唱—演员—生平事迹—中国
IV. 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9275 号

来自天堂的歌声

策划:慧 珏 陈 鹏 孝 慈

编著:韩松落 陆 宜等

责任编辑:慧 珏

封面设计:简 甄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(010)68995968 (010)6832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rights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 86(10)6899 6306

印刷:北京市迪鑫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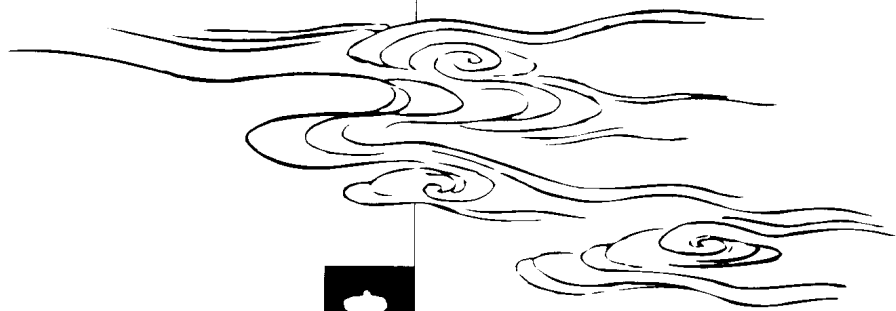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140千字 印张:10

版次: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87-036-0/G·0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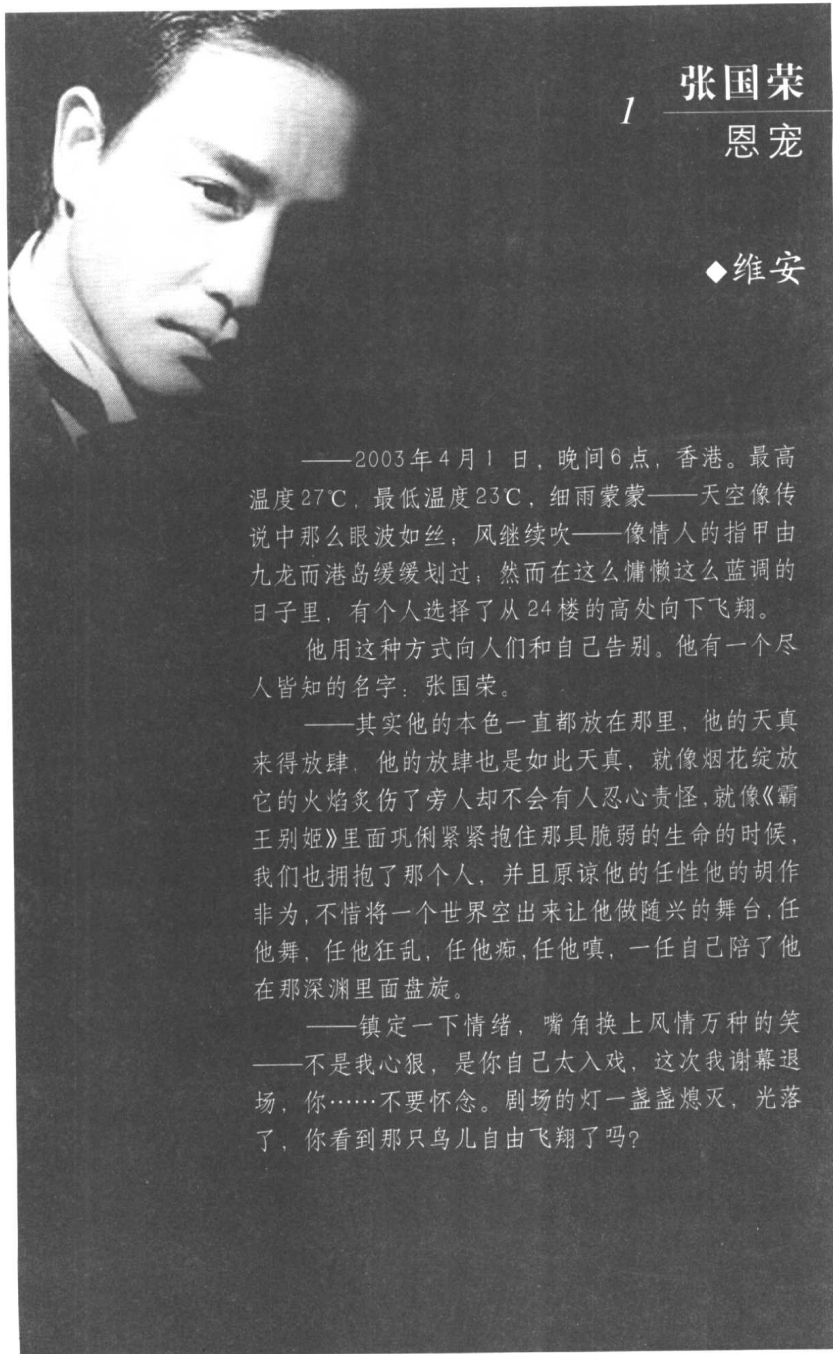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20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来自天堂的歌声

和我们的青春有关，所以
我们可以不了解，却不能不怀念……



1 张国荣 恩宠

◆ 维安

——2003年4月1日，晚间6点，香港。最高温度27℃，最低温度23℃，细雨蒙蒙——天空像传说中那么眼波如丝；风继续吹——像情人的指甲由九龙而港岛缓缓划过；然而在这么慵懒这么蓝调的日子里，有个人选择了从24楼的高处向下飞翔。

他用这种方式向人们和自己告别。他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：张国荣。

——其实他的本色一直都放在那里，他的天真来得放肆，他的放肆也是如此天真，就像烟花绽放它的火焰烧伤了旁人却不会有人忍心责怪，就像《霸王别姬》里面巩俐紧紧抱住那具脆弱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也拥抱了那个人，并且原谅他的任性他的胡作非为，不惜将一个世界空出来让他做随兴的舞台，任他舞，任他狂乱，任他痴，任他嗔，一任自己陪了他在那深渊里面盘旋。

——镇定一下情绪，嘴角换上风情万种的笑——不是我心狠，是你自己太入戏，这次我谢幕退场，你……不要怀念。剧场的灯一盏盏熄灭，光落了，你看到那只鸟儿自由飞翔了吗？

她比烟花寂寞

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

73



◆韩松落

——那时候，如果你在台北，如果你去过那些夜总会，你也许会看到我，梳着奥米加发型，穿着迷你裙，百摺长裙，在灯光迷离的舞台上歌唱，《人隔万重山》，《花落谁家》，《断肠红》，《郎是春日风》，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当，人们在想，啊，她真是应该唱歌，她天生适合这种发型，这种衣着，她天生适合歌唱。

——事情在那里发生了变化，他认出了我：“你是邓丽君！我是你的歌迷！”我认出了他：“成龙！我也是你的影迷啊！”他笑了：“不如我们来交换签名吧！”

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另外的地方，例如，一个酒会上，结果也许大不一样，但那时街上有着轻快的口琴声，黄昏的落日映照在山坡的芒草上，于是，结果只能有一个。

——我在那里像是很久了，更像是生来就在那里，从未稍离，我有时像是在等待，然而等待的人不来，天黑了，我看见山间的烟水苍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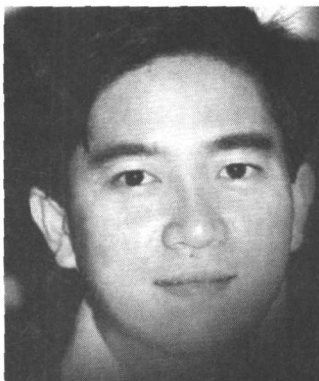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我等待的人将永不会来。

那是我感情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从此我再也无力承担爱情。

——我已到达那林木幽深之地……

就这样，站在原地，痛苦涌上心头，毫无办法。

2011/06



137 陈百强
歌者恋歌

◆陆宜

——我摘下耳机，递给坐在对面的男生：“你喜欢陈百强吗？”他接过去：“喜欢。”我继续微笑地望着他戴上耳机，他不知道，我喜欢他，到最后他都不知道，我一直都喜欢他。

——我一直觉得，丹尼是我的一滴心灵之泪。

——他精神经常不好，有个时期疯掉了以为自己是头豹子，指着眼睛问我：“充满血丝的，像不像豹？”又掀起一边嘴角：“我的牙齿是不是很尖，像豹子一样？”他见墙爬墙，见树爬树。”

——你说他不清醒，他又记得聊了多久，说他清醒，他却忘了喝酒和讲话那一个是他自己。

在清醒与不清醒间，始终做朋友。

◆萧恩兰

——第一次听到BEYOND的记忆，清晰得如同这12年来我看见过的每一个让人惊悚的画面，譬如卢旺达内战中濒死男人的眼睛，譬如苏丹饥荒中被秃鹫虎视眈眈的女童佝偻的身体，譬如9·11后那片昔日辉煌后剩下的废墟，还有之前那座巍然建筑上许多人的纵身一跳……

——那时，BEYOND的形象是五个长发散乱、脸色沉郁的地下少年，毫不掩饰他们的愤怒与真诚。他们曾经自己出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现场演出，稀稀拉拉到来的观众坐了一半的场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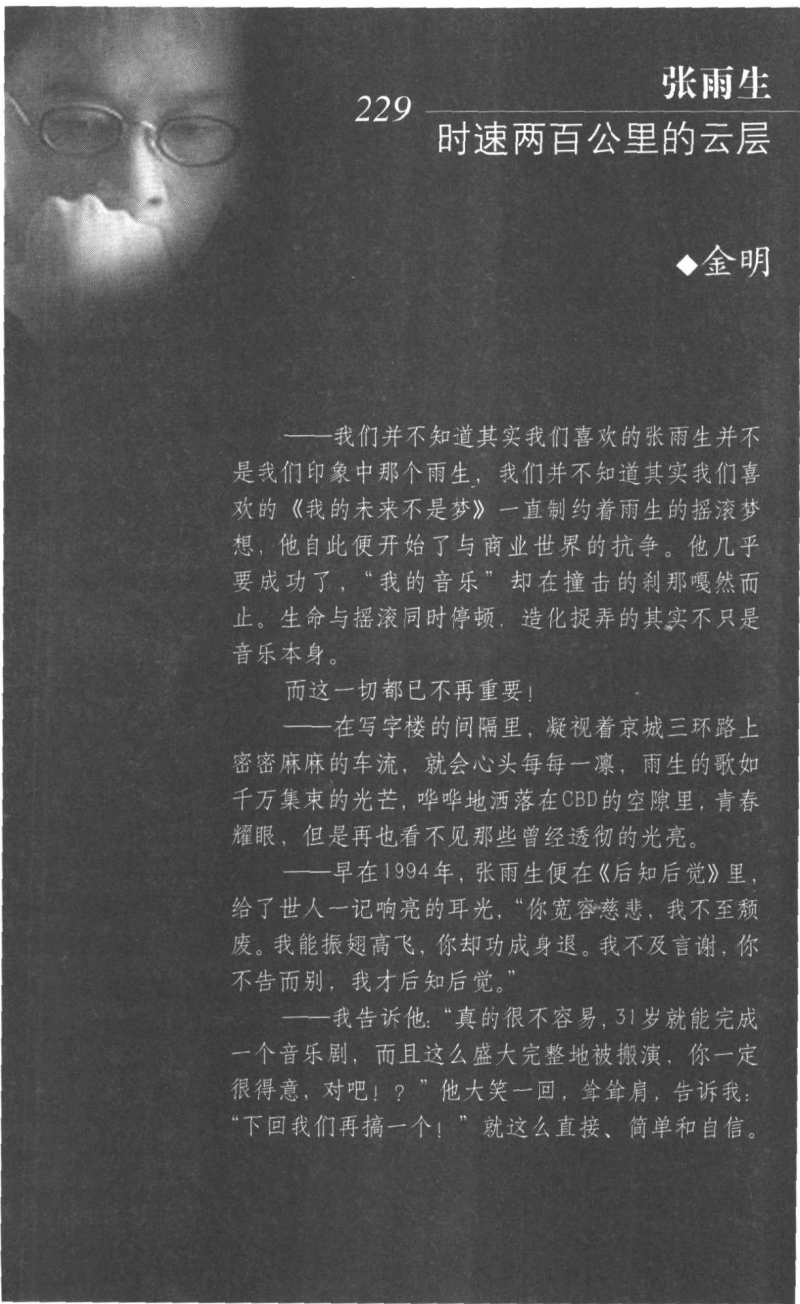
当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结束，他们算了一下门票收入，每个人只分到五块钱。五个小伙子都流泪了。

——他的音乐是激昂的ROCK AND ROLL！而不是“男声女腔”，所以在香港是有限的。所以，他们要变，他们要跟上这流行的都市：刘志远离开了乐队，家驹摘下了黑框眼镜，贯中剪去了披肩长发，四个人穿上花花绿绿的耀眼衣服，笑出一脸青春。

——朋友说，文字有这么一个作用，就是当你把一件事情，一种情感记录下来，那么在将来，就能够肯定无误地告诉你，有某件事情确曾发生过。

于是，我翻开了当年的日记，墨迹模糊了，但是能够看得清楚内容，于是我知道，10年前的6月25日，自己写下了一句话：“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家驹不会醒过来。”而在7月1日，写的是“我又对了。”





◆金明

——我们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喜欢的张雨生并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雨生，我们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喜欢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一直制约着雨生的摇滚梦想，他自此便开始了与商业世界的抗争。他几乎要成功了，“我的音乐”却在撞击的刹那嘎然而止。生命与摇滚同时停顿，造化捉弄的其实不只是音乐本身。

而这一切都已不再重要！

——在写字楼的间隔里，凝视着京城三环路上密密麻麻的车流，就会心头每每一凛，雨生的歌如千万集束的光芒，哗哗地洒落在CBD的空隙里，青春耀眼，但是再也看不见那些曾经透彻的光亮。

——早在1994年，张雨生便在《后知后觉》里，给了世人一记响亮的耳光，“你宽容慈悲，我不至颓废。我能振翅高飞，你却功成身退。我不及言谢，你不告而别，我才后知后觉。”

——我告诉他：“真的很不容易，31岁就能完成一个音乐剧，而且这么盛大完整地搬演，你一定很得意，对吧！”他大笑一回，耸耸肩，告诉我：“下回我们再搞一个！”就这么直接、简单和自信。



◆海雪

——在他走之前10个小时，关于他的死讯就已经通过网络和电台传遍了华人世界。

——香港的传媒都已提前做好了罗文去世的报道准备，甚至连版位都定好了，只差填上日期。问到罗文的去世会对娱乐圈有何影响，香港记者淡淡地说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两天后就忘了。”

——“依稀往梦似曾见”，那些温柔至死的旋律，就在人头攒动里，在四野空旷中，在隔壁邻居家的门前，从14寸的屏幕中抽离出来，狠狠地钻进少年的心里。

——1977年，罗文赤裸上身披上皮草，展露健硕的胸肌，前卫有型，开创性感先河。1978年效仿女明星，为杂志拍了一辑全裸照。罗文的前卫、开放及妖冶形象，深入人心，影响深远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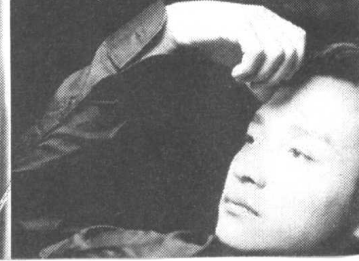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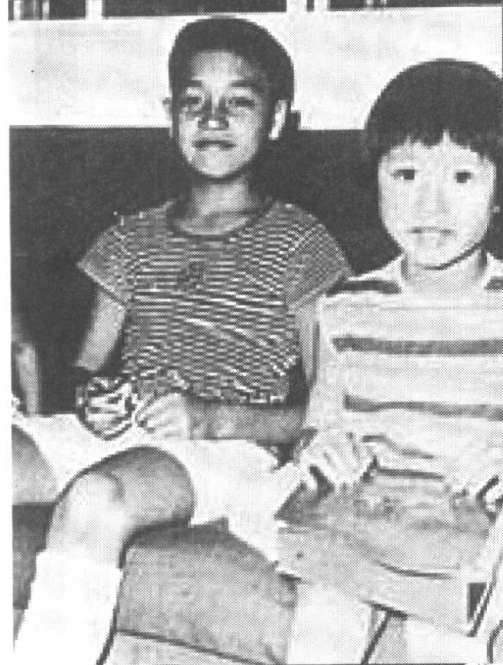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急促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，当时花正红、香正浓，声线里历历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劲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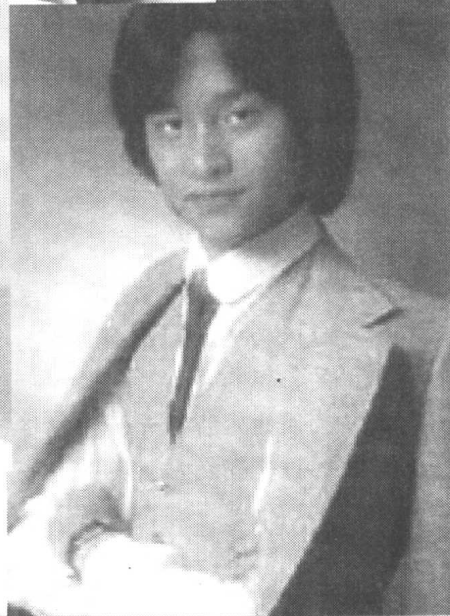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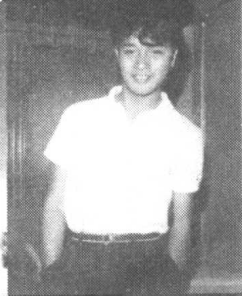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英皇娱乐在纽约邀请了当地20位爵士高手和6个黑人合声参与录制，成就了一张香港有史以来制作成本最为高昂的唱片。问及为何不惜血本，英皇的负责人耸耸肩：“谁让他是罗文？”

维 夜

镇定一下情绪，
嘴角换上风情万种的笑——
不是我心狠，
是你自己太入戏，
这次我谢幕退场，你……不要怀念。
剧场的灯一盏盏熄灭，
光落了，
你看到那只鸟儿自由飞翔了吗？







张国荣

恩宠

维 安

人生这场演出，剧本未必是自己最满意的，灯光、舞美也未必会默契配合，和你演对手戏的那个也未必是你的最爱，但你又能如何呢？也许只有在幕与幕的间隙，在后台化妆间的短暂时光，才能将苦乐对着镜子向自己诉说；一次次的粉墨登场中，又有谁能看透谁眼中隐藏着的渴望？

于是，有人选择了中途退场。

不同的是，这次中途退场的人，是张国荣，这是一个有意或者无意陪伴过我们青春的人，因为他和我们的青春有关，所以——

我们可以不了解，却不能不怀念……

序：关于张国荣

80年代初，北方的城市，面对着10多岁那种蓬勃的青春，那里的萧瑟，太让人沮丧。

我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。长大后终于可以离开家，辗转于国内的大城市，以及国际的大都市，有时会很惊讶在人家繁华似锦的80年代，我们的青春却阻塞在与青春痘的奋斗中，不是不惆怅的。好在——

好在有那么一些事情可以幻想。

那时候，电影院里上演着一部电影，叫做《鼓手》。我和少年伙伴安偶然溜进去，看到银幕上的人和生活，看到银幕上秀美的张国荣，怔住了。

银幕上的张国荣，就是片名中的鼓手，第一主角，影片大约的意思是说他为了实现买套架子鼓做鼓手的想法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如愿以偿，其中当然少不了单纯的初恋。（时隔久远，不知内容是否准确，记忆有时会自动删减和混淆往事，不是我所能做的。）

当时我的第一个强烈反应是：为什么他长得那么好看？为什么他们长得那么好看？这让10多岁的我照着镜子找不到答案。为什么都穿牛仔裤，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像电影上的有款有型？这个答案在后来辗转漂泊之后，找到了：那种跟心胸、眼界有关的，发自内心、溶入骨血的东西，不是一个中小城市的孩子能在当时拥有的。

但是这不能挡住我们对《鼓手》的热爱，我和安又偷偷去了电影院，并将一个随身听带了进去，就像现在新片的

“枪版”盗版一样，我们把整个影片中所有有张国荣演唱插曲的地方，录了下来，为我们“偷盗”对未来的美好想像，留下了一个可以听得着的依据。

然后在那些萧瑟的青春岁月里，一遍一遍地听张国荣在《鼓手》中的吟唱。这之中让我心动的歌词有“像怒海的小孤舟，……努力就会有成就，……（命运）我要和他决斗……”等等——听，多么给人鼓励并可以令一个10多岁孩子振作的声音。

那部电影我们看了好多遍，5次？6次？不知道，那是我和安做乖乖女的少女时代最疯狂的举动。安当时还买了张国荣的大图片，贴在家中床头。

那部影片中的鼓手张国荣，让我艳羡的还有：他可以为了实现理想，赶场似地去两间BAR打工——多么生动而可以自主的生活，那是我对外面的世界最美好的想像。

你看，其实你根本不知道生活究竟是怎样把阳光一丝丝渗透进你的心的，这是电影和当年那个美丽少年张国荣的力量。

后来我有幸进电影学院读书，并可以做编剧什么的工作挣钱混生活。有时候我写着写着，就突然想，我这么随兴而至地写的东西，拍出来、放出来，也许也会影响到什么我从未相识的人吧。就像当年张国荣的《鼓手》对我是个抽屉中的大宝贝一样。

惊闻张国荣去世的消息那天，我正在倒计时地赶剧本，上网查点儿东西，一下就看到了那条消息，震惊是不用说的，而心口那种被堵塞的感觉却是在我意料之外的。我没想到现实的29岁的我会为一个陌生人难过。我发短信给身边好友，而此时的安已经在加拿大了。

安是今年离开北京去加拿大移民的，跟着老公带着孩

子，临行前我们还开玩笑：也许你房子的隔壁就住着张国荣呢，据说他们都移民到了那里。这样的玩笑和默契只有看过多遍《鼓手》的人才会了解。那是我们少年的记忆。

我曾把我的关于《鼓手》这片子的故事讲给一个好友听，她正占据着一方有利地势做着电影评论的工作。她告诉我的真相是80年出品的《鼓手》是一个多么不入流的垃圾电影，“没人能看完”，由此她理解我们少年时对《鼓手》是多么的款款情深。

我听到张国荣去世消息的第一反应是《鼓手》中的那句歌词，“我要逆风去，不管艰辛”，我想张国荣这次真的逆风去了。

我发邮件给远在蒙特利尔的安，安在两天后回电话，她说她接到邮件后居然一迟疑：谁是张国荣？这和她们的生活已经太远了。接下来才是万千感慨，我们还说有时间回那座北方城市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再翻找一下旧物，也许还找得着那盘我们自制的“枪版”《鼓手》。

如果你也在这个圈子中混生活，那么你呆得越久也就越了解银幕上和银幕下的区别，什么明星还是名导演，早已在我眼中回归他们的实际面貌。但对张国荣，在看了那么多报道后，我想生活中的他也应该和银幕上的是一样吧。

因为那样如水般淡定、痛苦和纯真的眼神是装不出来的。

这世界上，痛苦和纯真都是装不出来的东西。

学电影做电影的肯定会看王家卫，会看他的《阿飞正传》、《春光乍泄》；而上学时候我们同宿舍的港片迷，自然会推销《胭脂扣》、《倩女幽魂》给你看，于是就看到了张国荣。

张国荣去世后电视里再播放《倩女幽魂》，张国荣饰演那个为爱不顾一切、简单善良忠厚淳朴的书生宁采臣。看着